

## 散文

## 采野茶

黄卿

满山的杜鹃怒放时,大别山区的野茶到了最佳的采摘期。

从小在大别山区长大,儿时我会跟着外婆采茶喝茶。野茶长在山野,山上云蒸霞蔚、雨水充沛,野茶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自在,随着山野吹起的风,摇曳葳蕤。渴了,饱饮露水山泉,饿了,吸收日月精华,在大自然的僻静处,孕育勃发,顺应天时,不被打扰,不被污染。

靠着大别山区独特的生长环境,野茶的品质和药用价值要远远高于人工种植的茶叶。有诗曰“幽借山巅云雾质,香凭崖畔芝兰魂”,就是对大别山野茶生动的描述。

野茶采回家,要经过两轮自然杀青,不揉不搓,用农家的铁锅炒制后,再用果木烧制的炭火烘干保存。用山泉烧沸泡之,茶汤碧绿,香气扑鼻。

采野茶对于我是快乐的,外婆带着我,天蒙蒙亮就动身。我们祖孙二人,一人一根竹竿,一边走,一边拨弄着前方的草丛,脚会被山间的晨露打得透湿。钻进深山老林,压根儿分不清东南西北,多年后,我仍好奇外婆为什么从来没有迷路过。

采野茶不能用竹筐、竹篓,要用土布缝制的口袋,袋口能收紧,以避免枯枝败叶混进茶叶,此外还要不时地打开布口袋通风翻动。外婆时常担心我跟不上,我却每次都能帮她采到茶叶。饿了,祖孙二人坐在小溪边,啃一口蒿子粑粑,掬起一捧山泉,有说有笑。

野油茶、野草莓、野杜鹃互相攀附,争夺向上的空间,野山茶散落其间,墨绿的老枝、嫩绿的新芽,亭亭玉立,招人喜欢。人迹罕至的老茶树,运气好能采一二两,小茶树能采三五个芽头。我和外婆有时辛苦一天日落摸黑回到家,最多也就能采三四斤的鲜叶,四斤鲜叶才能炒出一斤茶。

外婆今年92岁了。这辈子或许只有在人生最后的归途才会重新回到老家的深山,那里有家族的坟地。在她和我的聊天中,常常回忆起大山深处山风徐徐、溪水潺潺,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艳丽馥郁,幽香的兰花会在山谷里悄悄地绽放,香味染透了山间,还有那再也喝不到的野茶。

(作者来自中石化壳牌石油)

## 诗歌

## 倒班工人

崔军峰

白昼与黑夜,你的身影如炬  
四季的轮回,你的脚步坚毅  
可爱的倒班工人,像循环往复的压缩机  
守护着日月,守护着装置,守护着希望

烈日悬在上方,炽热无风  
树叶耷下脑袋,塔林映照红光  
你穿梭的身影,燃烧青春  
汗水如雨流淌,闪烁劳动者的光芒

冷月挂在夜空,刀刻寒风  
树枝开满梨花,塔林涂上冰霜  
你坚定的眼神,燃烧热血  
汗珠成冰滚烫,铸就劳动者的荣光

太阳倦了,藏到黑夜  
月亮累了,躲在白天  
你倦了累了,没有停息  
你是那轰鸣的机器,朝气蓬勃  
你是那燃烧的火炉,发热发光

你是日的启明星,你是夜的七彩光  
每个清晨,播种力量  
每个傍晚,照亮方向

你是冬的春花,你是夏的凉风  
在季节的换热器中,谱写倒班的华章  
在时空的分离器中,编织工人的梦想  
我赞美,倒班工人的奉献和付出  
白天和黑夜,在坚守中交接,无怨无悔  
我歌颂,倒班工人的坚毅和执着  
春夏与秋冬,在轮转中向上,铸就辉煌  
(作者来自洛阳石化)



春之花。

秦子心 摄



徐红

每天清晨打开朝北的窗子,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黛色大龙山,而是两幢新崛起的高楼。我一直想弄明白,遮挡我视野的究竟是被叫作“左岸名居”,还是被叫作“晶海花园”的楼群。今晚,踏着夜色,我要出门去看个究竟。

我从安徽六安来到这个叫安庆的城市已40多年了,对这座城市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一种气息,意味着你在边缘徘徊、游离、张望、探寻,抵达不了核心,仅在城市的指尖或脚尖眺望。

2009年的冬天我受邀参加堂弟的婚礼,回到故乡六安。一路见闻,一路感慨,我终于明白,离开故乡,就永远走不回故乡。

我惊异地发现,六安整个城市在几十年时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除了一座接连一座新的楼房,再没别的。我有点遗憾——找不着历史印记、没有历史痕迹的城市,让人有点断片的感觉。

我在出租车上不断说着六安城的关键词:鼓楼大街、北门下洼、灯光球场、六安电影院……出租车司机是个70后,对有些地名有点感觉,有的却很陌生。小时候看电影演到台湾人回故乡,满头白发、手捧热土、老泪纵横的情景很不理解,现在,我理解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六安人了,情感上是依恋的,但内心版图上没有了,旧的记忆全被新的面貌刷新。六安于我,由熟悉到陌生。

我把情感转回到安庆,才知道,虽然我不是安庆人,但已经像一棵树一样深植在安庆这片土地上。

1979年,我们全家从六安搬到安庆,住地势很高的地方,远远地能看到安庆石化炼油厂的夜景。父亲对我们说,期末谁考试成绩好,就带谁去看炼油厂。

那年年底,我们姐妹几个考试都位列全班前几名,父亲兑现了承诺。他领着我们从炼油厂大门进去,还看了炼油厂的夜景。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最高奖励。我们看到了高塔林立、管道纵横,听到了机器轰鸣。父亲说,你们以后好好学习,谁学习好,谁就能考进这个厂,这些机器和大装置就听从谁的指挥。

多年后,我真的来到了炼油厂。我先从仪表工干起,看到了仪表车间精英们的敬业,后来,又被分配到宣传科,参与了很

多大装置投产的新闻报道。1988年10月,聚丙烯投产成功,我和同事都在现场采访。同事的妻子要生产了,而聚丙烯也要投产了,他选择坚守在一线采访,征求我们意见给孩子起个什么名

字好,我们大家同时说,叫丙烯,张丙烯,有纪念意义。多年后,我们回味这段往事,都会心一笑。

至今,我的抽屉里还保存着一张发黄的报纸——1988年10月22日的《安庆石化报》第三版,有我写的《总工们的情怀》和《无声的微笑 默默的奉献》两篇新闻通讯。前一篇写了多位高级工程师为20世纪80年代二期工程作贡献的事迹,后一篇写了当年炼油厂食堂诸位师傅们的幕后奉献。

我写到这里,惊觉我曾经的工作在安庆石化,我一路成长和奋斗在安庆石化,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一切都在安庆这片沃土上。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上,都有走过的路,接触过的人,以及环境这诸多元素在萦绕。应该说,一个城市让人有亲密感,一个企业让人有归属感,都来自一种情感认同。

我由衷地喜欢上了安庆。有人在路边公园的花坛前唱黄梅戏,很多散步的居民驻足欣赏,我也驻足,并送上了掌声。我想,起源于湖北黄梅县的黄梅戏,在安庆已经扎根了,我大概也是如此吧。

从晶海花园大楼路过的时候,我看了一眼,终于知道,就是这座新楼群,遮挡了我眺望大龙山的视线。

(作者来自安庆石化)



刘斌 摄

## 小区温度

李晓

我在这个城市已经搬了4次家。

现在住的这个老小区,以石化职工居多。这是个只有两幢大楼的小区,对面马路上种着“胡须”披挂的小叶榕树,那是树的气生根。小区里面栽植了合欢、樱花、百日红、白玉兰、银杏树,我时常下楼散步,享受着四季树木花草的气息的供养。

住了不到一年,我对这个小区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小区不大,邻居之间大多认识。我与小区居民们的交往,从在楼道、电梯的点头之交,到可以在一起闲聊、串门、吃饭,彼此把心门打开了。

我平日看起来严肃深沉得如出土的兵马俑,实在让人难以接近。小区的保安老牟首先打破了局面。有天,老牟在保安亭里看见我腋下夹着书报匆匆走路,主动招呼我:“李主任,上班啊?”我回答:“是的。”从此以后遇见老牟,他就称呼我为李主任了。

我在单位并不是主任职务,我对老牟的这种称呼又不便拒绝,但心里还是有愧,于是写了篇《李主任》的文章在报纸副刊发表了,这反倒让“李主任”名声更大了。我没有把发表文章的事情告诉老牟,不过后来才明白,老牟其实知道我不是单位的李主任,他喊我“李主任”是基于我相貌上的原因。想来也是,我老家那些人,碰见城里上班的人,口头上的称呼大多是“局长”“经理”“处长”这些,感觉只有用上这些称呼,才能更好地交流。

此后我到小区散步时,与老牟等几个保安

的关系也亲近起来。我发现,对小区人家的熟悉程度,非这几个保安大哥莫属。比如,保安老刘告诉我,某楼层的朱某某,喜欢半夜醉酒回家,有天深夜看见一个瘦小男子开车把他送回来,扶着把他送到电梯口时,朱某某突然呕吐喷了瘦小男子一身;某楼层的许大爷喜欢半夜起来唱京剧遭到邻居投诉,后来睡不着的许大爷夜里就到楼下来回走动……这些保安大哥的眼睛,比小区里安装的监控还敏锐。

老牟更是一个有心人,他送给许大爷自己老家的茶叶,陪他在小区里聊家常。有一天,老牟对我说,许大爷的儿子在上海安家了,他的老伴儿去世后,许大爷一直不肯去上海随儿子一家居住,许大爷说,房子里老伴儿的气味还在,怎么忍心离开。

后来,老牟把许大爷的事情告诉给了那个投诉的邻居,那邻居顿觉自己做得不好,还说“许大爷愿意唱就唱吧”。有天,这个邻居敲开了许大爷的家门,端去的是一碗热腾腾的羊肚菌鸡汤。自那以后,再也没听见许大爷深更半夜起来唱京剧了,许大爷还说,住在这个小区啊,邻里之间得相互体谅才好。

前年的一天,我见小区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坐轮椅的小男孩,老太太眼圈发黑、眼神浑浊。保安老郑告诉我,小男孩才9岁,患进行性肌无力症,父母离婚了,父亲去了外地打工,丢下孩子让奶奶照料。有次,我走近那孩子,孩子仰起纯真的小脸,喊我“叔叔好”。我问他,上学了吗?孩子摇摇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我的心痛了。

第二天上午,我联系了一个做教师的朋

友,咨询孩子能否上学。朋友回答,像这种孩子上学难度太大了,得有专人照料。朋友说,他可以找时间上门给孩子做无偿家教。

现在,朋友上门做家教已经坚持一年多了,小男孩聪明好学,还用认识的汉字加注拼音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孩子的这封信,让当年离开他的妈妈肝肠寸断。去年秋天,孩子的妈妈回来了,一个破碎的家,因为孩子的呼唤而重圆。现在,我看到推着轮椅的是他妈妈和奶奶两个老人了。有天遇见孩子,他对我说:“叔,我的作文能在报纸上发表吗?”我当场同意,行,肯定行。

去年春节,由小区里平时在一起欢欢喜喜吃个团圆饭,信息发到小区居民微信群后,迅速得到邻里响应。在一个酒店做厨师的小区厨师,特地请假回来做菜,那天,我参加了通过众筹资金举办的小区团圆宴,有30多桌宴席,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来了人。那是一个令小区人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春节。我发现,团圆宴后,小区里的邻里碰见后,眼神里流露的是温情和善的光芒。

城市仿佛一棵大树,小区是它的一个枝丫。栖息在同一个“枝丫”上,共同享受着它绿叶里的呼吸,沐浴着绿叶里的阳光,这是对邻里之间美好缘分的珍惜和拥有。

(作者来自中长燃公司)



## 春泥

蒲红霞

4月间,东宝山上,莺啼燕啭,紫云英如繁星般铺满山坡。远远望去,荆门石化石蜡装置就映在青翠山峦之中。

记得我入职的那一天,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车间党支部书记领着我,在四周环山的马路上,又转入岔道,穿过几道蜿蜒的铁路线,来到石蜡装置。最初接触压缩机,是被岗位师傅姚维良带过去的。刚跨进压缩机厂房,我就被压缩机宏伟的“身材”、运行中发出的轰鸣声所震撼。

“书本上的压缩机都只是平面的,立体的压缩机原来是这般模样。”现实让我在不经意间对书本进行了全方位拓展。

压缩机本体是个组装的钢铁设备,长约4米、宽约2米,高约2米。靠近压缩机时,师傅扯着嗓子喊着和我说话,我伸着脖子侧着耳朵,努力地贴近才能听到他的讲解。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我的压缩机操作工生涯拉开了序幕。

“开机,先要检查油位、出入阀门,再检查高压部分、冷却系统……”要检查的地方多,大大小小千处。我跟在师傅身后,努力记住他的每一句话,模仿他的每一个动作,以期可以早日驾驭这个庞然大物。

多次我都想实战演练一把,可心里又忐忑不安。终于有一天,在师傅的鼓励下,我生涩地按动了压缩机的启动按钮。“呜——”巨大的轰鸣声逐渐变得平稳。这个一度令我畏惧的庞然大物在我的操作下启动了,虽然浑身的肌肉紧绷,手心里几乎攥出汗来,心里却满是喜悦。

三个月后的一天,知了贴在厂房顶棚肆意鸣叫着。

我和师傅刚一启动压缩机,排气温度就迅速上升,很快就自保停机了。

“天气炎热,可能是后冷系统的水泵跳闸了。我上二层平台检查,你在下面继续操作,如果没什么问题你赶紧开机。”很快,师傅处理完故障,催促我开机。

我终于迎来第一次独立操作。“首先,待压缩机的排气温度降至正常,按启动按钮,待压缩机油温升起来,缓慢打开油泵冷却考克调节油温,待油压升起来,调节油压考克控制油温差……”偌大的厂房里,我自言自语重复着师傅教给我无数遍的话,学着他的动作,眼睛盯住压缩机显示屏,用微微颤抖的手紧跟着开机制动装置。全神贯注!屏住呼吸!压缩机的声响由小变大,逐渐淹没了知了的叫声,“呜——”终于平稳运行起来。我成功了。

第一次独立操作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心,在以后的操作中,无论遇到多么困难、多么棘手的事情,我都会以这次经历来鼓励自己,镇定地理清思路,再从容不迫地进行每一项操作。

十几年间,石蜡装置实现了国产螺杆压缩机替代进口螺杆压缩机,我也从最初的新手成长为操作能手,技术比武冠军,还带了徒弟。

多年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转岗从事油槽岗位。四十岁的年纪,再次从头学习新的岗位知识并不易,但凭借岁月里积攒的可贵经历,我无惧“风雨”。时至今日,我又转岗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用心记录石油化工人,用情讲述石化故事。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岁岁年年,我相信,那些美好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会开出下一季花。

(作者来自荆门石化)